

新移民研究

从边缘走向主流 ——新移民与北美华人经济发展新动向

龙大为¹，张洪云²，登高²

(1. 中南大学 统战部，湖南 长沙 410013；2. 清华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

〔关键词〕国际移民；新移民；北美华人；唐人街；经营创新；经济活力；新动态

〔摘要〕论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北美华人移民来源地、移民数量、唐人街形态变化，特别是唐人街之间的城际长途巴士的发展等方面，揭示了北美华人经济的新动向，并从经济学角度进行阐释。认为近二十年来，新移民的持续增长为北美华人社会注入源头活水；唐人街的发展瓶颈被突破，出现了新的族群经济形态，如复合商城华埠（Mall Chinatown）等各地涌现；华人利用族群特色寻求经营创新，华人大巴在短短十余年间开创了新的城际交通服务体系，改变了原有的行业格局，进而从边缘走向主流并影响主流。此外，北美华人科技产业利用大洋两岸各自的比较优势在跨国经营中逐渐兴起。新移民与中国因素、族群特色与经营创新，成为北美华人经济的活力之源。

〔中图分类号〕D634.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1)02-0001-08

From Fringe to Mainstream: New Immigrants and Chinese Economies in North America

LONG Da-wei¹, ZHANG Hong-yun², DENG Gao²

(1.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3,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84, China)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new immigrants; Chinese Americans; China town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ascribes the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economies in North America to the new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who have infused vitality into Chinese communities, to the resulting expansion of China towns that has occurr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blooming Chinese businesses, to the operation of Chinese bus companies that has extended Chinese influence beyond China towns, and to the Chinese high-tech talents who have successfully challenged the world's best brains in their fields. These new developments, the authors, argue, have brought Chinese Americans from the fringe of American society to its mainstream core.

〔收稿日期〕2011-04-27

〔作者简介〕龙大为，女，中南大学统战部部长；张洪云，女，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登高，男，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在有的媒体宣传和传统认知中，北美唐人街人满为患，底层移民生存艰辛，知识移民的发展也面临玻璃天花板，因而媒体呼吁切勿盲目移民，亦有学者论证唐人街与华人移民面临发展瓶颈。^[1]然而，现实状况表明，近二十年来，随着华人移民数量持续增加，北美唐人街继续拓展，华人生存空间不断扩大，华人经济日趋多元化，新的行业、职业与谋生渠道纷纷涌现，显现出人们所未曾预料的经济活力。这种活力有哪些新的表现？其源流何在？面对着华人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急剧变化，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如令狐萍提出文化社区的模式，周敏以族裔资本为中心解释华人社区的转型等。^[2]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揭示北美华人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并从经济学与经营创新等角度对此进行分析探讨。

一、新移民的快速增加为北美华人社会注入源头活水

近 20 年来，北美的中国大陆移民迅速增加。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加拿大率先无条件接受中国移民，美国亦于稍后实行。^①此后，美国的两次大赦鼓励了偷渡移民，特别是 1995 年前后，加拿大和美国开始接收大陆的技术移民，2000 年后中国移民的经济实力增强又推进了移民继续增加。北美成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最主要接受地。据相关国家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0—2010 年，加拿大华人数量从 78 万人增至 150 万人；美国华人数量从 180 万人迅速增加至 400 万人，^②这个数字尚不包括 12 万无证移民^③与 10 万留学生。^[3]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 4.1 万人。^[4]

就华人移民来源地看，美国华人 70.6% 出生于美国之外，其中 60% 来自中国大陆、16% 来自台湾、9% 来自香港、15% 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东南亚）。从代际构成来看，54.2% 属于第一代移民，他们与主流社会尚存不少隔阂；45.8% 是 15 岁之前移民美国或在美国出生，他们在语言能力、社会生活诸方面都较好地融入了主流社会。^[5]

近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大陆移民数量显著增长。2000—2008 年，大陆移民为港台移民的 4 倍（分别约为 53 万与 13.8 万）。1979 年前，港台移民居绝对多数，1980—1989 十年间，港台移民仍多于大陆移民 4 万多，而 1990—1999 十年间，大陆移民则高出港台移民 10 万人，2000—2009 十年更高出 34 万人（如图 2 所示）。近十年来，在美国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两岸三地移民，来自港台的人数，从 2001 年峰值的 2 万平缓地下降到 1.2 万人，而来自大陆的人数，除 2003 年非典时期情况异常外，则从 1999 年的 3.2 万稳定地增加至 8 万，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0—2010 年中国大陆与港台移民获美国绿卡情况表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大陆	45585	56267	61082	40568	55494	69933	87307	76655	80271	64238	637400
港台	14426	20420	15850	10491	12956	12901	11342	12517	12446	10689	

大陆新移民的增加改变了北美华人社会原有的格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加拿大迅速给予中国移民自动获得身份的途径，随后美国也全面给予中国移民以永久居民身份。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受惠于 1992 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法案假定 1991 年时在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永久定居地位身份。

② 据美国、加拿大的人口普查数据，略有调整。以下未专门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来自两国普查数据，不再一一注明。

③ 目前无证移民大量减少，2009 年为 12 万人，比 2000 年的 19 万下降了 37%，其他大多数国家则不降反升，这显示了中国政府严厉打击偷渡客与控制移民的巨大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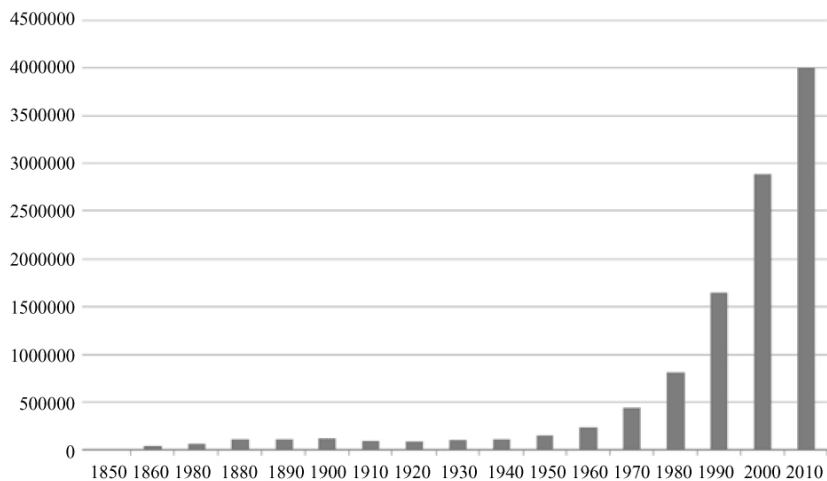


图 1 1850—2010 年美国华人人口数量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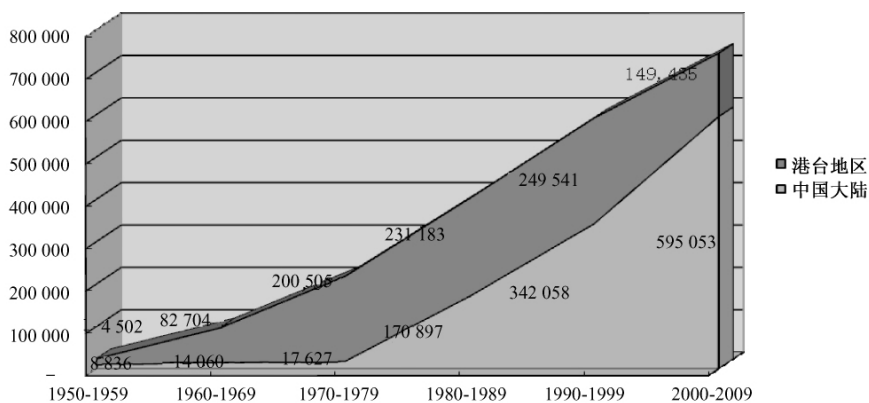


图 2 1950—2009 年美国华人移民来源地分类

第一，普通话成为华人世界的通行用语。北美华人用语由粤语占绝对主导逐渐演变为粤语、闽南语、福州话等并存，再发展到新千年后的普通话流行。目前仅有老唐人街等聚居区存在粤语为主要方言的景象。周末中文学校多数都讲国语，简体字教学也逐渐增多。香港籍的大学教授、牧师及土生牧师也开始积极地学说普通话。在蒙特利尔公园（Monterey Park）的“小台北”城，华人居民已多为大陆人；在新兴的纽约法拉盛（Flushing）等华人聚居区，更是如此。

第二，新移民在华人社会中逐渐占据多数，增强了北美华人社会的中国文化特色。新移民关注中国，与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密切，并带动了整个华人社区的中国倾向。不少受访的华裔青少年，虽已加入当地国籍，但容不得别人说中国不好，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北美与中国之间的跨国创业、国际贸易、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等方面愈发密切，从而为华人移民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谋生与发展的新契机。

第三，新移民为华人社会注入源头活水。源源不断的新移民为北美华人社会带来了人员、信息、资金等资源，为华人社会注入了活力，创造了新的机会。华人社团从同乡会、宗亲会到校友会、科技行业协会，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北美华人基督教会日益成为影响最大的华人社团，以北美为中心的教会网络，其影响还扩及移民祖籍地，扩及东南亚、欧洲、拉丁美洲等地的华人社区。其主要作用是正面的，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6]如果没有新移民，华人社会难免会成为封闭的社区而逐渐失去生机，或完全融入主流而失去族群特色。这是历史上许多族群社区的命

运。因此，新移民推动了北美华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大陆新移民集中于大都会区，这强化了北美华人聚居的特征。如 2008 年，美国纽约、湾区、洛杉矶三大都会区的大陆移民合计有 168 万人，占全美华人总数 356 万人的 47%。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两大都会区的大陆移民合计逾 100 万人，占全国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他都会区的华人数量一般在 10 万人以下，如波士顿逾 10 万人，芝加哥、大华府逾 9 万人，西雅图 7 万多人。此外，美国南部的休斯顿，加拿大的卡尔加里、蒙特利尔等大陆移民人数也在 10 万人以下（参见表 2）。

表 2 2008 年北美五大都会区的华人人数

名称	大纽约都会区	旧金山—圣荷塞区	洛杉矶都会区	多伦多都会区	温哥华都会区
人数	65.9 万	54.6 万	48.3 万	60 万	45 万
合计	三大都会区合计 168 万，占全美华人总数 356 万的 47%			合计 105 万，占全加拿大华人总数的 2/3	

注：据 2008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未刊）编制。

第五，周末中文学校、教堂、各种协会与机构，是华人特定群体的聚会之地。新移民重视中文教育，周末中文学校既是下一代华人学习中国语言 and 文化的场所，也是新移民家长们交流的场所。如马萨诸塞州牛顿中文学校的家长组成业余合唱团，颇具水平，还参加全球合唱团比赛。中文网站与免费报纸也是新移民交流的载体，成本低，信息丰富，便利了华人之间以及他们与中国的交流。由华人广告支撑的免费华文报纸越来越多，提供中国、当地与华人社会的各种信息。中文网站、电子媒体、网络社区是新型的华人交流工具，这些网络社区既有当地华人的，也有跨越国界的，还有中国的，它们为北美华人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跨地域平台。

二、新型唐人街：从闹市街区到郊区复合商城华埠

新移民的持续增加促进了唐人街的扩展。北美最大的华人聚居地——纽约大都会区吸引了人数最多的新移民，该区的唐人街由一个增加到六个。此地作为华人经济的中心，以美东地区乃至加拿大东部地区的华人群体为腹地，市场巨大。曼哈顿华埠是亚洲以外最大的华人聚居区，其延伸区是“小福州”，由来自福州的新移民构成。法拉盛是第二大唐人街，已成为华人政治文化中心，它所在的皇后（Queens）区的华人人口已超过曼哈顿华人人口，^① 该区还有埃尔姆赫斯特（Elmhurst）唐人街。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唐人街（Sunset Park）与大道唐人街（Avenue Chinatown）是新兴的最大福州方言区。还有一个唐人街在新泽西的爱迪生（Edison）市。

新型唐人街在北美各地特别是大都会郊区涌现，这就是所谓 Mall Chinatown，姑且称之为复合商城华埠，香港人习称为“广场”。Mall^②，指规模巨大、连成一体、包罗众多专卖店和商铺，集购物、休闲、娱乐、饮食为一体的商业中心或加盖的林荫道商业街。这种族群聚居区较早出现于旧金山的“日本城”，规模不大。汽车家庭化和住宅郊区化催生了各地大规模的复合商城华埠。这里商铺种类繁多，继承了传统唐人街热闹拥挤中洋溢的中国元素与文化氛围，所不同的是，其建筑宏大，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带有大型停车场，通常毗邻大型超级市场。与唐人街的不夜城状况不同，这里仅白天营业，但能举办大型晚会、展览等经济文化活动。从市区到郊区，从拥挤脏乱到井然有序，从传统到现代，唐人街形态的一系列变化将深刻影响华人社会。

^① 根据 2008 年美国社区普查数据，皇后区的华人人口已增加到 178,755 人，超过了曼哈顿唐人街华人人口。

^② 较新版本的美国词典释义：“在毗邻的建筑群中或一个大建筑物中，许多商店和餐馆组成的大型零售综合体。”Mall 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大型商业地产的顶级形态，伴随着家庭汽车化和住宅郊区化而诞生，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产物，属于一种新型的复合型商业形态。

多伦多的复合商城华埠建有太古广场、时代广场等，皆为香港“广场”的北美版，建筑风格由香港的立体高楼演化为北美的平铺建筑。它们通常由香港巨商投资，规模宏大，堪称“小香港”。多伦多时代广场连通道都以“弥敦道”之类的香港街道命名，俨然香港商业区的浓缩版。太古广场为北美最大的华人和亚裔室内商场，是一个具有东方传统特色的旅游购物景点。商场一期建成于1996年，现有面积约25万平方尺，商铺400多间，货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中西兼备，经营流行服饰、化妆品、音像制品、珠宝、参茸补品及特色饮料等，美食广场及酒楼食肆提供美酒佳肴。其中太古民族村是拥有全新概念的中国色彩百货公司，拥有百多间富民族色彩的商店，售卖各种传统物品及中外美食。太古广场给予游客体验在东方旅游及购物的乐趣。多伦多是可与大纽约匹敌的华人区，也有六个唐人街^①。

此外，与温哥华邻近的里士满（Richmond）市，是北美华人比例最高的大城市，华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39.1%，该市的Golden Village一带汇集华人复合商城。洛杉矶地区的复合商城华埠兴起于十余年前。波士顿邻近的昆士（Quincy）的金门超市，开设于2003年，也是较早的复合商城华埠，由纽约的金门超市投资兴建，集超市、餐馆、医药保健中心、保险银行、旅游、美容、礼品百货店、图书、影视等为一体，为美东最大的东方购物城。波士顿至纽约及康州赌城的华人大巴，在此设有车站。大纽约都会区的新唐人街（新泽西的爱迪生），也是一个复合商城华埠，亦因金门市场的开设而形成，这里密布着华人店铺、各式餐馆和大型的美东超市。

与复合商城华埠的兴起相呼应，大型华人超市迅速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复合商城华埠。它们是华人每周必到的场所，同时也吸引着其他族群的光顾。十余年间，特别是近五年来，大型连锁超市遍布北美各地，生意愈来愈红火，如美东超市、大纽约的金门市场、南加州的香港超市、遍布加州并扩展至其他州的大华超市、加拿大的大统华超市等。北美华人超市价格低廉，品种丰富，规模宏大，甚至超过台海两岸的超市。

超市与餐馆的门口，摆着不少免费报纸，提供大量信息，基本上是以下几类：当地新闻、中国新闻、商务信息和娱乐内容等。此外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与海报，它们成为报纸免费的资金来源。面向新移民的房地产中介的广告引人注目，显然，大量的新移民租房、买房与换房，为这些中介提供了顾客与市场。多伦多地区有一二十种免费报纸，波士顿也有好几种，有的维持时间很短，时有新报纸出现。超市的交费处则摆着两三种收费报纸，如《世界日报》、《星岛日报》等。

超市的商品主要来自两岸三地，来自东南亚特别是越南、泰国等地的商品也不少，一些鲜货与蔬菜则来自美国华人的产品，如苦瓜、萝卜等中国特有品种。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真是无远弗届，端午节前笔者在超市里看到湖南深山里的大棕叶，不禁感叹市场的神通广大。不需要中美政府的任何安排，家乡深山里的棕叶就跨越千山万水来满足美国游子的乡愁。越来越多的亚裔与其他族裔也频繁光顾华人超市，大大拓展了中国商品的北美市场，提升了中国元素在北美的氛围。

复合商城华埠的兴起与发展也改变了北美商业经营族群的格局。如在纽约法拉盛，原有超市主要由犹太人或意大利人经营，20世纪80年代台商与韩国人的超市崭露头角。但如今十几家超市均由中国大陆移民特别是温州人经营，且生意兴隆。这种变化之快，让台商惊叹，韩国人超市只有一两家点缀在法拉盛边缘，至于意大利人与犹太人的超市，则早已被人遗忘。

三、华人经济从族群迈向主流：以城际大巴为例^[7]

在美国这样一个交通运输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华商竟然在短短十年间开辟了一个新的巴士系统——各唐人街之间的城际长途巴士（Chinatown bus），并且其经营从族群迈向主流。值得予以关注。

^① 分别是 Chinatown, Toronto, East Chinatown, Mississauga, Markham, Richmond Hill and Agincourt。

（一）源于混沌，源于族群

新兴的华人社区与唐人街之间，商品货物往来、人员与信息流动、服务交流等各种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华人聚居点形成了以纽约为中心的美东地区带。除了纽约的几大唐人街之外，距此4小时左右的高速公路车程的范围内，波士顿、华盛顿特区、费城等大城市都已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唐人街。各地货物与人员往来的增多，使得长途汽车运输业应运而生。这些运输车最先是定期在纽约与其他各州间运送食品原料和设备，捎带运送人员。其后人员来往增多，便开辟了单独的长途客运业务。由于经营者增多，票价一跌再跌，与原有的交通工具如火车或城际巴士灰狗系统（Greyhound）、彼得·潘（Peter Pan）等相比，价格便宜了四五倍。低价格不仅吸引了华人乘客，也吸引着其他族裔中下层人士选择来唐人街乘车旅行。灰狗根本无法与之竞争，曾试图以不正当竞争起诉唐人街大巴，甚至有人以华人巴士的不规范而建议政府予以取缔。

（二）经营创新，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华人巴士迅速成长的基础是因大量增加的新移民形成的核心顾客群体。如何使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支出，则有赖于企业家的创新。华人巴士的创新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城际直达班车。灰狗等原有长途巴士服务，通常沿途每个城市都要停车接客，由此导致速度慢、时间长。相应的每个城市都须专设车站及相关人员，成本很高。事实上许多城市的车站，上下车的乘客为数很少。乘客数量少，发车频率低，形成恶性循环。华人大巴提供大城市之间的直达服务，这是经营创新，速度快、时间短，适应了顾客的需求。

其次是降低成本。华人大巴不设专门车站，起始点和终点都在各唐人街路边停靠上下乘客，大大节省了运营成本。司机与售票人员也多为新移民，薪酬成本很低。

再次是顾客定位。华人大巴的顾客群体主要是中下层人士，其最初的顾客及后来核心的顾客群体则是亚裔新移民，代表了新兴的消费需求，华人大巴则通过差异化服务满足了这种需求，并由此扩及中产阶级。

（三）走入主流，走向有序

华人巴士经营几年后发生了几个显著的变化：

一是售票系统网络化，像其他交通工具订票系统一样，可以用信用卡网上订票。一些车站已规范化，如波士顿从嘈杂混乱的唐人街转入综合性公交转换站南站，设专门窗口单独售票。既便利了经营者，也大大方便了乘客，尤其是非华裔乘客。

二是频率更高，线路更多，走出唐人街和华人社区。以纽约为中心，除了华盛顿特区、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和芝加哥之外，向北延伸到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向南延伸到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还增加了中等城市线路，如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市（Rockville），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Richmond）、诺福克（Norfolk）。康州有印第安人保留区的赌场，新泽西州有大西洋赌城，因此也有专门的华人大巴往返康州赌城与波士顿、纽约，大西洋赌城与纽约之间。

三是乘客的数量与构成改观。客车基本上满员，乘客由华人居多变为非华人居多，尤其是拉丁裔、黑人很多，也有白人。此外，与之配套的服务也相应出现。在纽约至波士顿的中停休息站，出现了中餐馆与杂货店提供相应服务。

在美东这一现代交通非常发达的地区，唐人街大巴的崛起，耐人寻味，它正是唐人街之间经济联系加强的产物，并且形成对原有交通运输格局的挑战之势。华人社区与华人经济的扩散强化

了纽约的中心功能，同时，这种经济网络扩大了华人的谋生机会与生存空间。^①新的机会、新的行业随之而生，唐人街大巴正是在族群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

（四）华人巴士改变了传统行业的格局

华商的经营创新与竞争带动了主流大公司的效仿与改革，刺激了巴士业的消费需求与市场的扩大，进而推动了美国整个长途巴士行业历经 40 年衰落之后焕发新生。华人大巴所带来的变化近年来更为深刻和显著。第一，华人大巴带动和刺激了市场需求，越来越多的美国居民乘坐长途大巴。第二，华人巴士的创新带动了主流巴士的模仿，竞争带动了行业的经营改善与成本降低。从 2006 年起，美国长途巴士行业摆脱了 40 年的亏损获得赢利。第三，行业与市场格局的变化吸引了跨国公司的进入，推动了兼并与收购等行业整合。长途巴士业在金融危机期间逆势上扬，也顺应了节省能源的时代之声。

唐人街大巴从混乱走向有序，从族群走向主流的发展过程，耐人寻味，予人启迪。从本质而言，这是一种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的过程，完全是华商探索、发现和推动出来的市场与行业。其今日格局，在数年前无人预料。其次，这本质又是一种自由选择，唐人街居民往往都是普通人，甚至其素质比美国华人、全美人口平均水平都要低得多，不仅被当地政府所遗忘，而且还遭到同胞的轻视。然而，正是他们开创了这样的新行业。不需要政府的特别“关照”，只要维持其应有的选择与权利，就可以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离开中国的移民，没有得到过中国政府的关照与管理，也没有居住国政府的照顾，却形成了自己的生机勃勃的社区，在东南亚如此，在北美也不例外。

四、北美华商科技产业：跨越大洋

近二十年来，北美华商科技产业迅速崛起，并具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北美科技型华商主要集中于信息产业，其次是生物制药业，上榜华商富豪与华人跨国公司都呈现这一分布态势。尽管北美等地是金融危机的重灾区，2009 年进入全球华商 500 富豪榜的人数有所减少，但美国仍有 5 名，加拿大由 3 名减至 1 名。就上榜富豪的财富总额而言，美国远远超过菲律宾，紧追泰国、印尼与新加坡，而美国的陈颂雄则一举进入全球华商富豪前五名。富豪榜前 30 名美国有 3 人，分别是生物技术行业 Abraxis BioScience 公司的陈颂雄，IT 产业金士顿科技公司的杜纪川和孙大卫。^② 2007—2009 年，上榜华商富豪的人均财富额，北美逐年赶超东南亚。

有研究显示，2008 榜的华人跨国公司数量，与 2001 年相比，总计增长了 111%。其中北美的增长仅次于日本。新阶段总的趋势是海外华人跨国公司数量的增长，发达国家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从单个国家所拥有的华人跨国公司数量看，新加坡仍居首位 53 个（约占 35%），美国（26 个，占 17%）取代马来西亚（22 个）上升为第二位，其他国家相对较少，印尼和泰国各 11 个，日本 8 个，菲律宾 6 个。^[8]

2005 年，北美华人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如果不包括香港、澳门与英属维尔京等地区而以国家排序，则美国高居第一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加拿大位居第二位。^[9] 虽然东南亚各国

①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华盛顿特区还没有唐人街。华人学者沈己尧告诉笔者，那时他必须驾车五个小时专程从特区到纽约买豆腐、学太极拳，一解乡愁。无独有偶，美西地区的华人教授周敏也叙述过其亲身经历，过去她住在路易斯安纳州首府巴顿路基时，要驱车五小时到休斯敦的中国超市采购食品。现在，附近的新奥尔良就有中国超市。越来越多的地区也像华盛顿特区与路易斯安纳州一样，因华人经济的扩散与经济联系的加强，形成渐趋密集的族群经济文化的聚集区或分布点。

② 2009 年上榜 100 强的还有雅虎公司的杨致远，咸美顿利基投资控股的麦克·李秦，Abraxis BioScience 公司的孙雄以及从事 GPS 生产的高民公司的高民环。

经过香港投资中国大陆，但仍足以说明北美华人在中国投资的力度。

大陆留学生将在 2015 年进入峰值，在此前后留学生与科技型华人群体将成长起来，其科技与经济力量将进一步壮大。与中国的交流形式更趋多样，规模也仍将扩大。美国收益高的各类华人企业中，批发贸易类一枝独秀，它们因经营北美与中国及亚洲贸易而大获其利。

结语

总之，近二十年来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的持续增长，不仅改变了北美华人社会的构成，而且为之注入源头活水，形成新的消费需求和发展动力。华人企业家利用族群特色发现潜在的新需求，创造新的商品与服务供给，激发华人与美国社会的市场需求。香港华商在各大都会郊区投资创建规模庞大的复合商城华埠，形成新的族群经济形态。华人企业家基于族群特色寻求经营创新，开设了各大都会唐人街之间的直达巴士系统，挑战主流交通体系，并引发主流巴士公司的模仿，不仅改变了原有的行业格局，而且使美国长途巴士行业摆脱了 40 年的亏损走向繁荣。华人大巴在短短十余年间开创了新的城际交通服务体系，从边缘走向主流并影响主流。同时，北美华人科技产业利用大洋两岸各自的比较优势——美国的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中国的人力资本与经济起飞——在跨国经营中逐渐兴起。新移民与中国因素、族群特色与经营创新，成为北美华人经济的活力之源，形成华人经济自我扩展的机制，不仅突破了唐人街的发展瓶颈，而且影响和推动主流经济。这些新动向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与思考。

[注释]

[1] 彼得·邝 (P. Kwong): 《黑着——在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

[2] 令狐萍: 《美国华人研究的新视角：文化社区理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周敏: 《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转型》，《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3 期。

[3]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by Region-Asia 2008/2009.

[4] 据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公布的数据。

[5] Larry Shinagawa, “A Portrait of Chinese Americans”, 2008, 以 2006 年数据为依据。

[6] Long Denggao, “The Making of New Cultural Identity in Global Chinese Christian Networks”, Lecture at K. U. Leuven, Nov. 15, 2009.

[7] Denggao Long, “From the Ethnic to the Mainstream: Chinatown Bus in America”, 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Durham, Mar. 3, 2011.

[8] 康荣平: 《华人跨国公司的成长》，国务院侨办课题成果，2010 年。

[9] 龙登高、谭天星: 《侨资企业数据库开发与应用》，国务院侨办，2009 年。